

## 美國空軍女兵

純 上

瑪麗詹寧斯  
(Mary Jennings  
Hegar) 在美國  
空軍國民衛隊  
(Air National  
Guard) 服役時

綽號MJ。她曾先後三次受命出征阿富汗，駕駛醫療飛機參與疏散和搜救行動。二〇〇九年最後一次參戰時，她與戰友遭到塔利班武裝部隊攻擊，在飛機嚴重受損，持槍手臂受傷的情況下向敵軍開火，掩護了傷員和同伴，保全了所有人的生命。因為這次英勇行動，她被美國軍方授予紫心勳章和卓越飛行十字勳章。

她因傷退伍後，於二〇一七年出版回憶錄《像女孩一樣射擊》(Shoot Like A Girl)，已有荷里活製片商表示興趣，據說可能會由朱莉(Angelina Jolie)主演根據原書改編的電影。作者的經歷的確足夠戲劇化。她的生父是個實施家暴的酒鬼，生母帶着她和姐姐逃離後重婚。繼父對她視如己出，關愛周至，卻在她大二時不幸因工作事故猝死。她從小懷抱的要當空軍飛行員的夢想也一再受挫：上司刁難，丈夫家暴，傷病交加。最後，她走了迂迴路線，先加入國民衛隊的飛機械養護隊，然後考了私人飛機駕照，才得以實現志向。其間涉及的艱苦訓練、心理壓力、情感挫折等各種考驗可想而知。

作者的故事並沒有隨退伍結束。更戲劇化的是，二〇一二年，她接受美國民權保障組織ACLU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的邀請，同其他幾位退伍女兵一起集體起訴國防部，聲稱他們禁止女兵與敵人交火的規定違背憲法。二〇一二年，當時的國防部長潘乃德(Leon Panetta)和參謀總長因此取消了這一規定。

為什麼「戰爭讓女人走開」這一句格言早已過時？作者認為，現代戰爭的成敗並不取決於體力，而是要看軍人掌握武器、戰術思考、心理素質等。

## 關於月餅的困惑

林 豐

距離中秋還有些時日，但月餅營銷的手段已然鋪天蓋地地施展開來了。如今最火的月餅莫過於奶黃、蓮蓉類的廣式月餅了，可我依舊記得小時候第一次吃到雙黃蓮蓉月餅，心中是充滿了困惑的。

我的那份困惑來自於之前對於「月餅」這個概念的認知。首先從皮開始，我從小吃的所謂黔式月餅，是酥殼的，用賈思勰那個時代的話來說，有「脆如凌雪」的口感。而廣式月餅，是軟軟的那個樣子。其次看餡，黔式月餅偏重於肉，火腿、叉燒是慣用的料；而廣式月餅又大多是素的。

還有一種料，恐怕只有黔省這個往年平日裏很難吃到肉的省份，才會使用吧。這種料通常出現在一款「水晶月餅」當中，如果有人被這個曼妙的名字所惑，來上一個的話，恐怕會大失所望。所謂的「水晶」，確實晶亮透明，其中之一就是——肥肉。另外還不可缺少的料，是大粒圓潤的冰糖。對於知情人來說，食用此種月餅需要勇氣。倒不是因為脂肪率過高，對健康有礙——能鼓起勇氣吃所有月餅的人，開口的瞬間，健康這個詞都已經被流放到了外太空。關鍵是肥肉粒混雜着冰糖粒，以及其他甜蜜填料還有酥皮，在嘴裏引發的是一場詭異的風暴，豬油搞不好會從嘴邊流出來。

想來那時我吃的不是月餅，而是思鄉的寂寞。其實對於成日飢腸轆轤毫無油水的

抵達香港是個雨後的陰天，劍指天空的高樓、狹窄的街道、紅白的士、雙層巴士，以及騎樓下腳步匆匆的行人，詮釋了香港最為人知的一面。

因為常年落雨的洗刷，馬路地面和屋宇建築十分乾淨，大雨之後也不覺得凌亂狼藉。一起起伏的馬路，形形色色的坡路，高低錯落的高樓，整座城和重慶一樣，立體到令人難以置信。

這就是香港，依山而建、毗海而居，山居日漸狹窄的視野可望海感受浩淼，膩煩了大海的虛無可以在青山中尋覓安穩，但這不僅僅是香港，世上還有太多類似的青山與大海，但唯有香港可以在此基礎上闢出一個驚訝的繁華人間。

香港的繁華與情深是很多人懷有執念的。張愛玲傾城之戀裏香港城的傾覆成全了白流蘇，董橋酸腐纏綿的古董文字裏也流露過香港的舊時月色，還有無數港產片鏡頭裏掃過的街景與霓虹。

香港是小巧的。一大早街上和地鐵裏湧着步履匆匆的人。香港的地鐵直通商場大樓，地鐵裏也有各色商店和便利店，地鐵何嘗不是一處生活圈。一班與一班地鐵銜接得非常緊湊，一波一波人潮湧進穹頂通道，然後被車廂大口大口吞掉。抱着公事包閉目養神的中年男子，拉長的嘴角，一副凝重壓抑的神情；女校學生穿着白色連衣裙校服，不動聲色地玩着手機；穿西裝外套的白領，鬢髮整齊而油亮，拉

## 老北京書肆何其多

許 揚

文史  
叢談

前不久，北京市政府發布了支援實體書店發展的實施意見，提出，到二〇二〇年，將形成以十六家綜合書城和二百家標誌性特色書店

為支點，布局合理、層次分明、特色濃郁、多業融合、遍布京城的實體書店發展新格局。措施包括保障經營空間、提供資金補貼、給予房租補貼、建立獎勵機制、完善稅收金融政策、優化行政審批管理等。

據悉，二〇一八年北京實體書店扶持資金達五千萬元人民幣，近一百五十家實體書店將獲扶持。北京將把實體書店納入首都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在全市綜合性規劃和專項規劃中將對實體書店的配套建設提出要求，並鼓勵在繁華街道等重點區域的明顯位置引入特色書店，支援實體書店。

北京為六朝古都，歷史悠久，文化厚重，不乏文人墨客和文化產業。買書、讀書、藏書，一直以來都是北京人生活中的一大樂趣，老

北京的四合院門聯「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等，正說明了文化知識的企望。而作爲舊時文化標誌之一的書店曾廣布京城。

舊時的書店通常稱爲書肆，北京的書肆肇於遼代，初起經營者多刻佛經，也刻民間日用雜書。至金代，北京的書肆刻印了不少詩文、醫書、類書及說唱諸宮調等。元時北京已有了固定的書肆市場，在「省前東街」即今天的東長安街一帶。

到了明代，書肆愈加繁榮。《北京書肆記》中提道：「有明一代，京師鬻書，在舊刑部街之城隍廟、棋盤街、燈市三處；刻書則在宣武門內之鐵匠營與西河沿兩處。」

彼時，坐賣書肆集中之地是大明門附近，流動性書攤則主要集中在考市、燈市、廟市，隨時應節，並不固定。考市位於京師禮部即貢院門前，主要服務物件爲每三年一次來京參加會試的舉子。燈市在今東華門之東，於每年元宵節前後出現，節後即收。廟市很多，北京著名的廟市有城隍廟、隆福寺和護國寺等。

明清之交，北京書肆逐漸南遷。清末學者

謝國楨說：「明末時書市發展到前門處打磨廠、西河沿一帶。」

清朝時，北京著名的書肆有一廠二寺。一廠即琉璃廠，二寺即慈仁寺和隆福寺。乾隆年間，以大學士紀曉嵐爲首編纂四庫全書的人員，出於考證典故的需要，也常到琉璃廠搜集古籍。據傳說那時紀曉嵐買書「日費數十金」。有些學者在府宅不易見到，倒是常可在書肆內找到進行暢談。後來的李大釗、魯迅、老舍、齊白石、劉半農等名人雅士，也是古舊書肆的常客。

民國初年，由於大量的新型學校和學術研究單位在京建立，加之北洋政府的龐大機構和相應的官吏，使得北京的圖書需求量大幅度增加，琉璃廠的書肆業趁勢而起，規模和數量在一定程度上超過了前代。

民國以後，隨着新的印刷技術的傳入和現代出版業的興起，北京的書肆業開始分化爲新書業和古舊書業兩大系統。琉璃廠、東安商場、隆福寺以及西單商場、前門打磨廠等地形成了古舊書店集中之所，最多時達數百家之衆。

## 令妃其人

鍾 亦

自  
由  
談

自《還珠格格》以來，清宮劇就成爲了國產影視劇產業中的一大組成板塊。近年來大熱的造星劇作中，光清宮劇就數得出好幾部——《甄嬛傳》、《步步驚心》、《宮鎖心玉》等等，而近期最受熱議的清宮劇莫過於暑期檔殺出的黑馬《延禧攻略》了。這部以乾隆寵妃令妃爲主人公的電視劇，雖然不能免俗地帶有不少偶像劇的瑪麗蘇色彩，但步步緊迫的劇情和與史實基本相符的人物設置，讓它賺足了觀眾的眼球之餘，也贏了不少的肯定。

作為正出品的電視劇，該劇播映之初難免受人詬病，網絡評價也是兩極分化，最大的「槽點」就是女主角魏瓔珞(令妃)一路「開掛」般的晉升之路。然而，查回正史典籍，殊不知，歷史上的令妃還真就是個帶着瑪麗蘇色彩的人物。

清朝作爲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史冊保存完整，其中清晰地記載着令妃原姓魏，乃內管領清泰之女，家族的旗籍是滿洲正黃旗包衣。清朝皇室因爲有獨特的八旗制度，旗人分爲兩類，一個是正身旗人，一個是包衣旗人。包衣隸屬皇帝直接統治，是皇帝的「家奴」，出身正身旗家庭的孩子，需要參加三年一次的八旗選秀，而出身包衣旗家庭的孩子，參見的是一年一次的宮女選秀。

二者階級不同。也就是說，這位令妃的出身的確卑微，雖然歷史上沒有明確記載她是否做過宮女，但是《延禧攻略》中令妃做過宮女的這個設定還是不違反歷史的，因爲如果按清朝選秀流程，令妃這樣的出身，進宮一般都是做宮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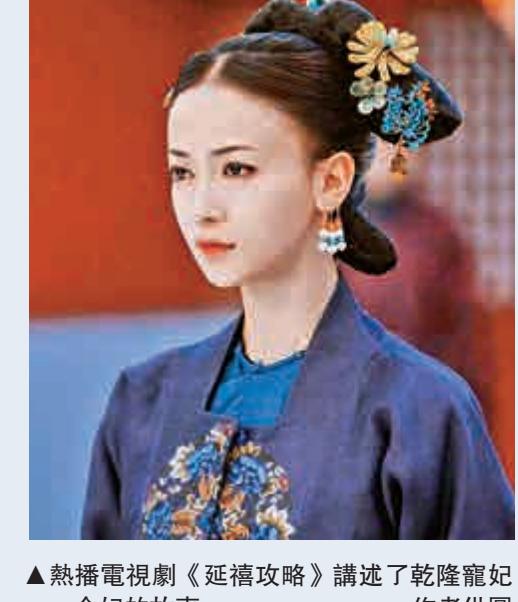
那麼，像令妃這樣一個沒有家世，沒有人脈，沒有意外懷孕，也沒有能影響到皇家的任何助力背景的底層「灰姑娘」，她又是靠什麼贏得擁有後宮佳麗三千人的乾隆注意力並納爲嬪妃呢？我想，只能是因爲她自身條件出色。

乾隆十年，十八歲的魏貴人被晉封爲令嬪，乾隆十三年令嬪封爲令妃，時隔僅三年，晉升速度之快，屬乾隆後宮之最。在短短二十年的時間裏，她從清朝宮廷的最底層一直升到了僅次於皇后的皇貴妃，若放在現代

，這大約相當於用二十年從社會底層做到了總統夫人，這樣的傳奇色彩只怕是當代名人鄧文迪也只能自嘆不如吧。縱覽她的一生，這個比乾隆小十六歲的女人，從底層的宮女到清朝地位最高貴的女人，乾隆的全部家產都由她的兒子繼承，後世所有皇帝和宗室子孫都是她的血脈，這所有聽起來像是瑪麗蘇



▲歷史上的令妃由正黃旗包衣成為了孝儀純皇后、嘉慶帝生母



▲熱播電視劇《延禧攻略》講述了乾隆寵妃令妃的故事

作者供圖

作者供圖

乾隆二十年到乾隆三十年期間，令妃雖然頻繁生育，但並沒有影響她在乾隆身邊的活動。按史料記載：她懷孕期間曾多次陪乾隆從宮中到圓明園居住，永琰及另外兩位公主皆誕於圓明園。乾隆三十年秋天乾隆在熱河打獵，檔案記載令妃隨駕，並且從她生育十七阿哥永璣的月份（乾隆三十一年五月）可以推測中她是在隨駕期間懷孕，這一年因爲那拉皇后剪髮被廢，乾隆從熱河回到北京後就命人修繕從前皇后才有資格居住的養心殿東耳房，給令妃作爲新居，也是養胎之用。

乾隆三十八年，令妃的長子，皇十五子永琰（皇十四子永璣早夭）年僅十三歲，乾隆便密立他爲太子。雖然後世廣泛流傳乾隆兒子少，沒有太子可選，但歷史上乾隆並不缺兒子，當時他有六、七個長大的兒子的兒子，還有幾十個皇孫，十幾個皇曾孫，以至於他十分驕傲自己子孫繁茂，多次寫詩稱自己「枝繁葉茂五代同堂，爲古今罕有之福氣」。

在子孫繁多的情況下，他還是將皇太子這一重要的位置給了令妃年僅十三歲的兒子，可見他對令妃偏愛至深。

這還不夠，乾隆的後宮並不缺乏女人，滿漢蒙回，各種民族的美女才女都有，但爲乾隆誕下最多孩子的人還是令妃，按照歷史記載，令妃一生共生過六個孩子，懷孕過七次，其中有一次流產，這個數量就算是整個清朝來算也是第一的。甚至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乾隆的後宮裏只有令妃在生育皇嗣，堪比現在的一夫一妻家庭，這一份偏愛簡直令人費解。

令妃去世時，她的身份已經是後宮中地位最高的皇貴妃（當時宮中無皇后），按制度皇貴妃儀仗只有五十八件，皇后儀仗有七十七件，而令妃去世時乾隆下旨將她的喪儀儀仗增加了十八件，達到了七十六件，僅比皇后少一件。同時乾隆將她葬進了自己的地宮，安置在了自己棺位的右側，這個位置的地位僅次於他的原配孝賢皇后。到乾隆六十年，乾隆準備退位，正式宣布令妃之子是皇太子時，乾隆親自追封了去世多年的皇貴妃爲孝儀純皇后。

至此，史上的令妃終從「灰姑娘」成了大清朝的一代皇后，嘉慶帝生母，而那些她備受乾隆寵愛的史實比起電視劇的瑪麗蘇程度，是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呢？

## 話說香港

王 樂

抵達香港是個雨後的陰天，劍指天空的高樓、狹窄的街道、紅白的士、雙層巴士，以及騎樓下腳步匆匆的行人，詮釋了香港最為人知的一面。

香港是小巧的。一大早街上和地鐵裏湧着步履匆匆的人。香港的地鐵直通商場大樓，地鐵裏也有各色商店和便利店，地鐵何嘗不是一處生活圈。一班與一班地鐵銜接得非常緊湊，一波一波人潮湧進穹頂通道，然後被車廂大口大口吞掉。抱着公事包閉目養神的中年男子，拉長的嘴角，一副凝重壓抑的神情；女校學生穿着白色連衣裙校服，不動聲色地玩着手機；穿西裝外套的白領，鬢髮整齊而油亮，拉

着手環，用藍牙耳機開着晨會，說着夾雜英語的廣東話，一會兒又是再普通不過的普通話。而那些南亞移民，衣服皺巴，雙眸時不時閃過不解的眼神。

地鐵是香港的血脈。列車上所有地鐵線路都會標識出來，香港就那幾十個站名，從沙田到九龍到旺角，再到尖沙咀，到中環，到銅鑼灣，也就那麼一小會。人們來香港是爲了看城市風景，是拔地而起的高樓、是探出街頭的各色看板，是輝煌的城市夜景，是遍布大小街市的雙層大巴和輕軌，是一簇簇常新的人群。從來沒有想過香港人也會是一道獨特的城市風景。

香港是精緻的。

從北京過來香港總要拿香港跟所謂的中

北京、香港風格完全不一樣，這種感覺很難說清，好比北大清華兩隔壁學校的風格差異，這種差異從校園建築延伸到學習的氛圍甚至延伸到學生的性格。但是，城大與北大的差異又要超過清華與之的差異，城大似乎沒有校園環境，它一半融進在筆架山下的山林裏，一半延伸進市區，總之，自然主義和現代主義互相挾持，擠兌了象牙塔。有時我會想，生活於沒有校園概念的大學會不會沒有歸屬感，你看，學校是支離的，Festival Walk商場三層就是城大校門，再穿過一座「時光」隧道就是圖書館。而且所有的教室和辦公樓都在兩三幢碩大的高樓裏，彷彿一個迷宮，以直梯和彎彎曲曲的走廊連點成線、連線成面，最後構成生活的全部空間。

這樣一座孤島，她卻無時不刻美麗着、動人着。